

ジテ近頃老者ニシテ若婦ヲ娶ルモノアリ、長婦ニシテ若輩ニ嫁スルモノアリ、之レ實ニ其和合セズシテ百年ノ偕老ヲ誤ル所以ナリト、子何スレグ此ノ言ヲナスヤ、洒生笑テ曰ク、子其ノ一ヲ知テ未ダ其ノ一ヲ知ラザルモノナリ、聞カズヤ北洋洲中一國アリ、其民生期甚ダ短ク、十數年ヲ一期トス、而ジテ人民尙蕃殖スルハ何グヤ、此レ其ノ短命ニ應ジテ、其發達速カナルガ故ナリ、當村ノ小女若シ十五歳ヲ一期トセバ、其一年ハ即チ予等ノ四年ニシテ、壹年間ニ四歲トナリ、余等ノ二十歳ハ彼ガ五歲ナル可シ、故ニ二歲ヨリ學ニ就カシメ、五年ヲ經過セバ、通常ノ二十年間勉強シタルモノニシテ、實ニ中等以上ノ人物トナル可シ、即チ予ノ三十歳ニシテ、彼ガ六七歲ナルヲ嫁リ、其ヨク歐州ニ航シ、日本國中此ノ幼者ニシテ此ノ學才アルヲ示シ、彼ガ鼻ヲ朽カバ、其快如何ヅヤ、三人之ヲ聞テ啞然タリ、談之ニ至テ絶ヘ、暫シテ鼾聲ノ囂々タルアルノミ、予キ亦其ノ后ヲ知ラズ、

文苑

讀刺客傳

圖南

堀

貞

古稱成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行矣。予乃曰。有非常之行而後非常之功成焉。夫曹沫劫桓公以返魯侵地。專諸刺王僚以定吳。豫讓毀形伺君仇。聶政杖劍至韓。殺俠累酬仲子。荆軻單身登暴秦之殿上。把袖行事。此數氏所爲盡無不非常也。其勇壯義烈出人之

梧園先生曰。

意表皆足以振興世道。以奮起怯懦矣。其功豈不偉哉。雖然。丈夫之身所係亦大矣。豈可輕爲非常之行哉。試見雖曰殺強暴害天下者。而未免盜賊之名。雖曰殺國主而報知已。而不過酬私恩之優異。毀形伺仇。却不過爲名譽爲善之人。感激殺身。却不過賊天下之義之罪人。甚則爲義而不免刺客之譏。遂以至比小人行險而僥倖者焉。於是予又曰。有非常之行。而非常之禍。從而生矣。嗚呼。欲成非常之功者。其亦難哉。

梧園先生曰。結末憾慨無極。

答友人書

舊稿

木崎菊潭

子德足下。曩恭惠書。欲輒作一書。有所報答。多事卒卒。未能也。頃者少間。則破墨伸紙。敢布腹心。冀垂聽焉。來書曰。天之生斯人。有才有不才。如余不才。終不能就事。甚矣足下之自畫也。天之生斯民。均是圓首橫目耳。均是食穀衣裘者耳。其所以爲聖爲愚者。在勤與懈也。自彊不止。可以就事。恃才不勉。與不才何擇。今夫行雨江潦之水。滔滔汨汨。一瀉千里。汨陵谷墳林木。害人畜不可嚮邇。一旦雨歇。水渴漠漠。下土不復止。一滴何則。其始也遽々焉。故其終也如斯速而已。若夫河水混混。不舍晝夜。盈科而進。遂能達海。雖無一瀉千里之勢。而無涸渴之患。何也。其來也有源。其源也無盡。故如斯久而已。唯其於人亦如此。恃才任氣。快則快矣。及才盡氣衰。則無復奈之何。當洪水氾濫。人畜失所。無在外七年。過家門不入之勞。焉能得決江疏河灑沈澱災。救人畜於將死乎。且夫才易敗。愚却可成。